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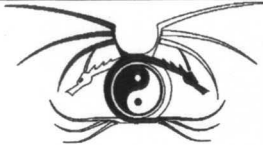
珍藏册

炎黃大帝

长篇历史小说 中卷 莽原 著

二月河 作序推荐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

长篇历史小说

炎黄大帝

中

莽原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炎黄大帝/莽原著.-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,2006.4

ISBN 7-5378-2852-0

I.炎… II.莽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22976 号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炎黄大帝(上、中、下卷) |
| 作 者 | 莽 著 |
| 责任编辑 | 刘树民 |
| 封面设计 | 刘海滨 |
| 出版发行 |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市并州南路 199 号) |
| 网 址 | www.bywy.com |
| 邮 编 | 030012 |
| 印 刷 | 厦门集大印刷厂 |
| 开 本 | 787×1092 1/32 |
| 字 数 | 900 千字 |
| 印 张 | 38 |
| 版 次 | 2006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|
| 印 数 | 1-5000 册 |
| 书 号 | ISBN 7-5378-2852-0/I·2780 |
| 定 价 | 精装 118.80 平装 78.00 |

目 录

目 录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五回 | 姜榆罔南海现身 | 寻宝物得而复失····· | 423 |
| 第十六回 | 伐江淮勦康兴兵 | 稳战局麻六代庖····· | 448 |
| 第十七回 | 炎神对峙战皖城 | 风鸟突围搬救兵····· | 472 |
| 第十八回 | 水匀设计除勦康 | 祝融乱中救魅女····· | 497 |
| 第十九回 | 鬼夫妻假戏成真 | 老勦康倾族讨黄····· | 521 |
| 第二十回 | 战童女费我逞强 | 勇后羿路见不平····· | 549 |
| 第二一回 | 设箭阵共工现身 | 会群英父子相认····· | 571 |
| 第二二回 | 凤珠潭失落宝物 | 老共工千里寻亲····· | 593 |
| 第二三回 | 图中原移师冀州 | 同演绎黄帝内经····· | 628 |
| 第二四回 | 炎黄倾兵战阪泉 | 轩辕巧布八阵图····· | 651 |
| 第二五回 | 黄帝尽释江南众 | 白帝衷情千阳女····· | 680 |
| 第二六回 | 蚩尤奇兵袭江南 | 惜水沉江遭暗算····· | 711 |
| 第二七回 | 黄帝渡江救赤炎 | 若晗追悔诉衷情····· | 737 |
| 第二八回 | 救惜水神农传艺 | 授真气地皇归天····· | 757 |
| 第二九回 | 失洞庭炎黄合兵 | 报大仇丹鲤跳崖····· | 780 |
| 第三十回 | 炎黄奋起抗蚩患 | 勦康心碎隐滇南····· | 803 |

姜榆罔南海现身 寻宝物得而复失

多少年来，嫫祖和姬轩辕十分恩爱，却不曾想到姬轩辕在外竟然还有女人，而且不止一个！嫫祖心寒如冰，只顾身心乱颤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费我挥掌打来，竟是毫无惧色。

见嫫祖并不求饶，费我掌停半空，奇道：“你是不怕死，还是说我不敢杀你？”费我历来手随心欲，今晚已是稳操胜券，料定嫫祖必死无疑，故而不在于此一时就出手杀人，便随口发问。

魅女接道：“哼！你连自己的妻子都管束不住，还在这里充甚英雄……”

丹鲤心里一惊，暗道：“你找死，竟敢言语冲撞，你哪里知晓费我武功手段？”

不料费我只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说得好，我也真是窝囊，不过，我也要让姬轩辕窝囊一回！”说罢对着魅女猛出一掌，事前竟是毫无征兆……

魅女出言相激，正中费我痛处，费我哪能将她饶过？魅女即刻便会命丧于斯。

就在这时，屋门“咚”一下被人踢开，随着一阵旋风，有人接了费我一掌。

费我惊道：“谁人？”原来，费我欲杀魅女，并未使上几分子道，心想对付一个女娃子还能用多少掌力，谁知这一掌偏被人接

了去，反倒把费我震出。不过，费我若多加两分力道，此人焉能接住？

猛见白虎立于面前，魅女喜道：“白虎哥，来得正好！”她与白虎二人早就心心相印，此时一见，欣喜若狂。白虎手掌酸麻难忍，便知今日遇到劲敌。此时不及细想，挺身护住魅女，机警盯住费我。

费我道：“你有几分掌力，便是青龙了？”

白虎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我是白虎！”

费我仍旧不慌不忙，慢条斯理说道：“白虎善用腿脚，今日怎么也用起掌来了？”白虎道：“情急之时何管掌、脚。”费我道：“这么说，你掌功、脚功均是一流？这我却不信。”白虎道：“那便如何？”费我道：“我与你对上一脚，若你能挡住，我立刻走人；若你挡不住，我立刻杀人！”

此言正中白虎下怀，当下心头一喜，道：“白虎腿脚功夫天下闻名，莫说挡你一脚，就是十脚也挡得住。”话音未落，费我已然起跳。白虎不敢懈怠，跃至半空飞身旋起，出脚便踢。不料，二人脚腿一碰，白虎竟是直直飞出门外。

费我轻轻着地，笑道：“如何？”

白虎躺在屋外，犹自懵怔怔不知所以，暗道：“这人武功好生了得！”

此时，蜀公带大川、二川、三川和四川等人围于门前。

大川横矛便冲，喝道：“别让他跑了！”

费我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不妨你也试上一试，我就不信有人能赢得了我！”说完将大川竹矛一拉一送，大川留身不住也飞出门外。费我哈哈大笑，道：“在我眼里，黄族人个个都是废物，谁能接我两招？”

以白虎的武功，普天之下找不出几个对手，竟然经不起费我

一招半式！魅女便知今日凶多吉少，向前跨出一步，柳眉倒竖，大声说道：“恶贼，动手吧！”

忽听有人说道：“让我接你两招如何？”说话间，一个须发尽白的老人飘然进屋，步态轻盈舒缓，竟是毫无声息。

费我笑声陡噎，举目再望之时骇然色变，吓得语无伦次，颤声说道：“你……师……师父……师……”忽然双脚点地，破窗而出，待白虎、大川赶到，早不见了人影。

蜀公喊道：“快追！”

老人道：“莫追了，追不上。”

万万料想不到，事起突变竟至如此，老人不用一招一式，把费我吓得仓惶逃去。

就在众人一怔之下，丹鲤转身欲走，却被魅女拦住。魅女凛然说道：“你昨晚要杀我，今又随恶贼同来，是何用心？”大川、二川听了，长矛指向丹鲤，喝道：“你是甚人？”

丹鲤心头阵阵慌乱，见老人挡在门口已无路可退，侧目瞥了一眼窗子，猛然使出“问天”中的第八招“苍天必答”，料想大川难以破解，趁势纵起，破窗欲去。不料双脚刚刚离地，只觉有人在他肩头上轻轻一按，似有千斤，止不住“噎噎”连连倒退，“咕咚”一声蹲坐于地，大喘粗气，再爬不起来。

老人弹弹手上尘土，问道：“你是谁？怎会使‘浑天棍法’？”

丹鲤喘息一回，惊恐答道：“我……我是伏羲氏祖嫡传子孙。”

老人“哦”一声，转身对蜀公说道：“看在老夫的薄面上，请放了这位兄弟。”

蜀公思忖一下，道：“好说。”把手一摆，丹鲤这才爬起身来，朝老人频频作揖，又朝蜀公躬了躬身，狼狈逃窜。

蜀公道：“多谢老人家相救，请问高姓大名？”

老人道：“我叫歧伯。”

众人这才细看歧伯，只见他个头不高，胡须飘于胸前，洒脱自如，极有隐士之风采。魑女料他有些来历，问道：“费我见了你怎会吓得逃之夭夭？你是他的师父么？”歧伯道：“非也，我是费我的师兄。他瞒了师父私自下山，我正寻他咧。”

魑女不禁咋舌，这歧伯已是须发白尽，真不知他的师父又有多少年岁，正寻思间，又听歧伯说道：“唉！我师父担心费我乱行杀戮之事，命我暗暗跟随。不过，我原以为费我同白帝小女成婚之后，会将杀心收敛，便没再去为难，不成想……唉！”这歧伯正是那日听得费我同云儿说话，以为他已有悔改之心，就在窗外接了一句，当时惊得费我魂飞魄散。歧伯为今晚费我所作所为痛心不已，此时尚不知费我去血洗康西村落之事。

众人这才知晓费我之妻正是云儿。

丹鲤忿忿而去，心道：“世上哪里来得这许多武功高强之人，丹鲤竟然一个也打不过，如何还能称雄天下？须尽快找到宝物，否则只能受人欺辱！”想起雪儿，叹道：“雪儿虽然对我情深，可她不解我心，还是费我说得好，英雄欲谋大事，当不择手段！”

又寻了两日，仍不见雪儿，丹鲤知她有意躲避，想想还是寻宝要紧。忽想到劭康见多识广，便想找其破解密语，当即望江南去了。

这日丹鲤来到江南炎族兵寨。

只见“飞龙”和炎族吉图“雄牛”大旗迎风招展，炎族兵众忙得热火朝天，麒麟部落酋长劭康身着孔雀羽服，闪闪发亮，仍是满身精气，威严四射。

众人相见，皆尽满心欢喜，兵寨内传出阵阵欢声笑语。

劭康将丹鲤礼让至大帐内，待众人坐定，又冲丹鲤抱拳一

第十五回 姜榆罔南海现身 寻宝物得而复失

礼，笑吟吟问道：“一去数年，丹鲤可好？”说完目盯丹鲤。

丹鲤早想好应对之策，似是而非答道：“漫漫长路哪有尽头。”故意答得未置可否，丹鲤既想让勳康破解密语，又不想让他起疑心，便绕着弯儿说道：“有一次，造字的仓颉梦中说道，‘南天擎天石，垂垂不老松……’我以为，这南天自然是说我江南了，擎天石与不老松想必是对勳康酋长的赞誉之辞，莫非仓颉梦语竟有所指？或者是说勳康酋长……”他不便将密语全部示人，只说出前两句，假托仓颉梦语，让勳康指点。

不料，勳康慢慢敛起笑容，众人也是一阵窃窃私语，竟个个面呈慌乱神色，倒把丹鲤吓得一跳，心头怦怦乱蹦，暗自猜想：难道他们也得到密语了？

思忖许久，勳康问道：“这仓颉是在何时梦语？”

丹鲤胡乱答道：“一月以前。”

勳康脸色又是一变，失声叹道：“仓颉真是神人，他怎就会知我……难道炎帝……”欲言又止，丹鲤料想其中定有难言之事，试探问道：“不知酋长所说何意？”

勳康寻思一回，这才说道：“从仓颉梦语来看，他所说的‘南天’未必是指江南，从这儿一直往南走，走到大地尽头再渡船出海，又有一片陆地。陆地的最南端，正是‘天涯海角’，那就是天边。天涯海角有一块巨石支撑天地，‘南天擎天石’说的正是那擎天巨石无疑。至于‘垂垂不老松’或许是指伏羲氏祖当年亲手种下的那棵松树，也在南海之地，离擎天巨石不远，不过……”话虽如此，心中仍是忐忑，情不自禁朝炎族大巫师万里云望去一眼。

万里云抢过说道：“但这仓颉梦语所指，并非是巨石苍松，似乎是指我江南将临之巨变，而且正好是一月以前，恰是炎帝去那天涯海角之时，难道应了天意？”说得声情惶惧，勳康本想阻

止,他已一口气说完。

丹鲤听了勳康的一席话,登时茅塞顿开,只顾兴奋,至于万里云后面所言,倒是未去上心。

这时,纬夫子笑着进门。纬夫子是炎族烈山部落酋长,善断天下大事。丹鲤早年曾在洞庭湖与他相识。二人见过礼,纬夫子转向勳康问道:“可是万事俱备?”

勳康将丹鲤所言说了一遍,纬夫子震惊不已,半天说道:“仓颉离开江南,便去了中原传播文字,他对部族之事并不十分上心。假若蚩尤有请,他也照样会去。我看仓颉梦语多半是巧合而已,于此事无关。”

大巫师万里云叫道:“宜早不宜迟,乘炎帝外出,应尽快行事。”

此时,丹鲤才细细品味勳康和万里云等人的话,方知江南即将发生一件惊天动地之事!原来,丹鲤的一番话恰与江南之事巧合,只是此时丹鲤尚不知江南将有何变。

勳康并未更多地避讳丹鲤,问坤沙千道:“炎帝还在天涯海角么?”

坤沙千答道:“正是。此事他尚无丝毫察觉。”

忽听有人叫道:“勳康酋长何时动手,怎还不见动静?真想把人急死不成!”说话间,修蛇进得屋来,透出股股杀气。修蛇原在洞庭湖兴风作浪,被勳康制服后,死心塌地为勳康效力。修蛇闲得按捺不住,急火火又来打问。

勳康笑道:“怎么,修蛇迫不及待了?”

丹鲤再不怀疑江南生变,心想:难道勳康酋长将于炎帝不利?正胡思乱想,又听勳康笑着对众人说道:“待炎帝回来,天下早就地覆天翻了。”说完哈哈大笑。丹鲤一跳,又见众人神色兴奋,个个摩拳擦掌,顿时心头了然:“原来他们要造炎帝的反

第十五回 姜榆罔南海现身 寻宝物得而复失

了！”

但丹鲤既已得到密语玄机，便无心再管他事，当下就要辞别。

当年，惜水、若晗被黄再郎从江南渠阳掠往黄土高原，勐康为不使密语宝物被蚩尤所用，曾差派众多高手，实施千里救援。今又同丹鲤相见，怎会让丹鲤再匆匆离去？且二人尚有许多的心里话没说完，故而勐康一再挽留。

丹鲤寻宝心切，不想多耽误一刻，再三致谢勐康美意，坚辞不留。

勐康无奈，带炎族众人一再相送。最后，勐康将丹鲤拉到僻静之处，细问了若晗、惜水近况，以及丹鲤今后打算，关怀之情尽显于言表之中。丹鲤简单说了一遍。二人又小声嘀咕了好半天，这才依依惜别。

丹鲤已走出很远，又回身同勐康等人挥挥手，一路飞奔而去，心头狂喜不已：宝物就要到手了！

勐康已隐隐约约察觉到丹鲤突然造访的真正意图，冲丹鲤背影笑了笑。

坤沙千对勐康试探问道：“酋长，怎任丹鲤自行离去，而不将他留于身边？”当年，坤沙千也曾奉命奔赴黄土高原和草原，解救若晗、惜水。

勐康用手阻止他继续说下去，只道：“寻宝之路，荆棘丛生……”

这一日，丹鲤来到海边，寻得渡船，历尽千难万险，终是到了南海。

所谓“南海”，正是现今的海南省，天涯海角就在现在的三亚市。当时南海地广人稀，偶遇行人，讲话也让人听不懂，好不

炎黄大帝·中卷

容易问明路径，丹鲤朝天涯海角走去。

南海风光自与大陆不同，山清水秀，白云碧天。但丹鲤无心观赏，这日傍晚，终于远远望见了擎天巨石。丹鲤梦寐以求终能成真，阵阵心花怒放，脸泛红光。忽见巨石之下呆坐一人，正望着大海出神，丹鲤轰然一震，面色陡变。原来，那人却是惜水。

丹鲤揉搓半天眼睛再三细看，不是惜水又是哪个？心道：“他怎会没死？在大别山明明被我扔下山崖，如何又能生还？”思忖半天，突然失声叫道：“不好，宝物若是被他抢先得去，我多年的心血岂不付之东流？”一时又气又急，见惜水身边除了棍棒以外再无他物，才暗暗松了一口气：原来惜水尚未得手。

丹鲤嘴角露出一丝狞笑，心道：“先杀了你，看你还怎么跟我争夺？在这天涯海角，还有谁能救你。”想到此，紧了紧手中棍棒，悄身欺去，又准备实施偷袭暗杀。

那惜水呆望大海，一动不动，丹鲤已到身后，竟懵然未觉。

丹鲤正欲下手，忽又心念转动：宝物藏于何地尚不得而知，不如让他先行寻找，而后乘其不备再出手夺之岂不更好？狡黠一笑，慢慢缩了回去……

眼望大海汹涌澎湃，惜水满心沮丧。原指望到了天涯海角，找到这擎天巨石，便可寻到宝物。谁知石也仔细摸了，地也挖了，围着巨石转了无数圈，就是不见宝物。这周围连一棵小草也没有，哪里还有伏羲氏祖当年种的松树？

听到巨浪拍岸之声，惜水这才发觉，竟整整坐了一个潮起潮落。惜水叹了又叹，这才慢慢起身，不料一双腿脚酸麻疼痛，又踉跄摔倒，活动半天才有知觉。回头对擎天巨石望了又望，蹒跚而去。

宝物的传说由来已久，代代口传心记，或许早被传得面目全

第十五回 姜榆罔南海现身 寻宝物得而复失

非。惜水心想，若当时能用文字记下，定然不会出错。心说怪只怪仓颉出世太晚，若是他早一时造出文字，哪能还有这许多周折？胡思乱想一回，又轻轻摇了摇头。

不觉来到一座山前。这里的山十分清秀，不似北方高大险峻。见山腰云雾缭绕，久久不散，惜水本也百无聊赖，呆望山顶时隐时现，渐渐来了兴致，顺着小道爬了上去。

爬至半腰，见两个老人正在摆弄石子，地上画了几道格子，显然是一种游乐。二人须发白尽，满脸皴皱，却像孩童一般玩耍，弄得个个灰头灰脸。惜水笑道：“老祖公，这游戏很好玩么？”那二人甚是专心致志，竟未发觉。惜水提高嗓音又问一遍，其中一个老人极不耐烦，说道：“不是早说了？一直上山便是。”竟连抬头的工夫都没有。惜水笑道：“你说什么了？我刚刚到此。”那老人已再无心作答，另一老人顺手一指，道：“都给你说过了，一直上山。”边说边丢石子，也未抬头。

惜水听得莫名其妙，冲山上望了望，苦笑一下，索性朝山上走去。

山上到处是苍松翠柏，一片郁郁葱葱。临近山顶，迎面忽然出现两个身影，惜水顿时警觉起来，慌忙躲于树后。

那两人边说边走，渐渐来至惜水藏身之处，竟坐下歇息。

惜水屏住呼吸，耳听其中一人说道：“这几日咱见到的百余岁的老人数也数不尽，可见南山之人多长寿呵。”惜水心道：“原来这里叫‘南山’。地处南天天边，又离擎天柱石不远，自然该叫南山了。”另一人瓮声瓮气说道：“父亲说得对，像那两个玩石子的老人，少说也有一百岁罢。”惜水一愕，仔细想想，那两个老人果真有一百多岁，却耳不聋眼不花。又听这人父亲说道：“不错。看他二人只顾专心玩耍，连咱问路都顾及不上应答，犹如孩童一般，有趣。”惜水心想，难怪那两个老人心不在焉，答非所

问,只让一直往山上走,原来错把他当成这对父子了。

那说话瓮声瓮气的人赞道:“真是寿比南山!”那人父亲道:“应该是‘寿比南山不老松’!你看山上的那棵松树,据说是伏羲氏祖当年所栽,多少年了还是枝叶茂盛的。”

惜水打个激灵,心道:“原来‘垂垂不老松’竟然在此!”猛一下子冲了出来。

这对父子吓得一跳,那说话瓮声瓮气的中年人一步跨过老者,挡住惜水,喝道:“你是何人?”

惜水棍棒弃地,急促问道:“适才听老人家说这山上有棵松树,正是伏羲氏祖所栽,可是当真?”

老者将儿子拨开,笑道:“你找那松树做甚?”

惜水心头突突乱跳,颤着声说道:“我一直苦苦寻找。”

老者奇道:“你千里迢迢来此,竟然是为了寻找那棵松树?”言下甚是惊诧。惜水惊道:“你是甚人?怎知我从远方来?”老者呵呵一笑,说道:“我是姜榆罔,这是我子姜柱。听你说话口音不是当地人,故而有此臆断。”

惜水吃吃问道:“难道你是江南炎帝?”这才细看二人,只见老者面目清瘦,棱角分明;那中年人身体健壮,面目黑红,小眼睛,厚嘴唇,看似老实厚道。老者正是炎帝姜榆罔,中年人确是姜柱无疑。

惜水心头一凛:“莫非炎帝父子也是冲宝物来的?哎呀!竟让他二人占了先机。”但见他二人手中空无一物,这才稍稍放心。

姜柱不善言辞,指指山顶,道:“那不老松就在山顶。”

惜水再不顾许多,一溜烟跑去……

山顶上果真有大松树!

只见这松树粗壮无比,枝叶繁茂,生机盎然。惜水料定此树

第十五回 姜榆罔南海现身 寻宝物得而复失

正是“垂垂不老松”，忙围其转了两圈，未见扒刨痕迹，终于松了口气。

细细搜寻，连树上枝叶都没放过，却未见到任何异常，惜水又陷入迷惘之中。难道地下有洞？密语上是有“又见仙人洞”一句。想到此，惜水又来精神，将地面小心翼翼敲击一遍。直到残月西挂，松影轻摇，惜水仍旧一无所获。斜倚不老松，惜水慢慢躺倒，连声哀叹。

如此过得一夜。惜水忽又想到密语中“日出沧海不看海”一句，心道：“此句是何意？日出沧海之时，不看海看甚？”思索一回，忽然恍然大悟，定是日出沧海时看不老松！猛见东方已晨曦微露，惜水止不住心头狂跳，一骨碌爬起身来，单等日出……

惜水直勾勾盯住东方，望眼欲穿。

天空一片浅蓝，转眼间，天水相连的地方首先出现一道霞光，越来越亮，刹那间光芒四射，照得大海金灿灿一片。霎时，只见太阳一跃跳出大海……

惜水急忙在不老松上搜寻起来……

太阳已升起几竿头高，尽管惜水一无所获，不过他并未气馁，以为找得不细，待明日日出之时再行寻找。不料一连过了三天，毫无结果，惜水渐渐无了耐心。

这日，他照例躺在松树下，又在等待日出。因无所事事，忽想到在天山时千年虫教他算术，心想：“这太阳是一点，不老松又是一点，两点便成了一线。若将不老松的影子再算上，就成了一个三角形，千年虫说勾三股四弦五，不知这个三角形是否亦然。”折起身来，伸长脖子朝西望去，目测着不老松的影子会映到何处。

西面还有一座山，惜水看了又看，认准不老松影子所在之

处，紧盯不动，单等太阳出来时验证。突然，从惜水所盯之处跳出一头雄鹿来。惜水一惊，心想：“雄鹿从何处而出？”

就在这时，太阳蓦地跳出海面，那不老松的影子正好落到雄鹿跳出之处，惜水心头一跳，“啊也”大叫了一声，登时了然：“雄鹿出处，定有山洞！”

惜水深吸一口清爽之气，四处细细一望，这才发现周遭地势呈八卦图形，不老松正处八卦之震位，而那山洞恰巧处在乾位！惜水默默念道：“‘南天擎天石，垂垂不老松，日出沧海不看海，得见仙人洞！踏震位观乾方，仰北斗细思量。’日出沧海，足踏震位仰观乾方，正见仙人洞。伏羲氏祖传下的密语原来却是此意！”按捺住心头狂喜，惜水又举目细看，隐约间确有一个山洞。惜水猛然大喊一声，出得心中郁闷，飞身而去。

树丛中忽闪出一双贼眼，阴毒一笑，身影晃动，已朝惜水欺去。

仙人洞处荆棘丛生，野藤缠绕，几乎无路可走。

惜水扒开荆棘，一路攀缘，手脚被划破多处，全然不知疼痛。

天近正午，果然来到仙人洞口。惜水仰天呼吸，畅快无比，看准洞口猫腰而入。

因洞口狭小，洞内光线不足，显得昏暗不清。惜水忙摸出火石，燃了一只火把，发现其中别有洞天。惜水禁不住心头狂跳：“我就要得到宝物了！”猛见在一个高高的石阶之上，正正摆放一件长长之物，惜水失声叫道：“宝物！”兴奋得一阵眩晕，迫不及待抓于手中，只觉沉甸甸的，待要细看。突然从背后伸出一只手，一把将宝物夺去，那人忘形地叫道：“宝物！”惜水惊得火把失落。

忽见洞口黑影一闪，惜水嚎叫一声：“哪里跑。”飞身追出洞外，却正与人撞个满怀……

第十五回 姜榆罔南海现身 寻宝物得而复失

抬头看时，来人正是姜柱，惜水不由分说将他当胸揪住，声嘶力竭地喝道：“还我宝物！”

姜柱淡淡说道：“你别急，那恶贼还在里面！”说着钻入洞内。

惜水确实未看见夺宝之人面目，一呆之际，耳听洞内传出打斗之声，再不及细想，闪身跟了进去。

但见两个黑影拳来脚往，打斗甚急，转瞬之间拆了十几招，却一时也分不清哪个是姜柱，哪个是恶贼，惜水凛然守在洞口。那二人又斗得一回，渐渐分出胜负，惜水见胜者正是姜柱，才稍稍放心。

姜柱对惜水说道：“把他扭出去。”

惜水同姜柱一起扭住恶贼双臂，拖至洞外。

姜柱喊道：“父亲，我已将他拿住。”

惜水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：“果然炎帝也插手此事！”

惜水、姜柱静等炎帝出现，林中一阵蟋蟀声后，钻出一位老者。这老者身着山羊皮，留有山羊胡须，生得一双山羊眼，却并非炎帝，而是缚疆，让二人大吃一惊。

姜柱急道：“怎会是你？”

惜水喜道：“是缚疆师父？”

缚疆乍见惜水，心头释然，说道：“你没事就好，我是糊涂蛋，我追那畜生到了这里。”

惜水倒吸一口凉气，问道：“瘪瓜也来了？”

这时，姜榆罔迈步走出，问道：“姜柱，可将恶贼拿到？”

众人这才细看被姜柱拿住之人，见他面目涂黑，只余两点眼白，乱眨乱瞟，一时也分辨不清。

缚疆见这人身段不似瘪瓜，又凑近细看，奇道：“你怎会不是瘪瓜？”